

彭端淑诗歌中的常用意象

张 敏

(武警警官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13)

[摘要] 清代诗人彭端淑在诗歌创作中惯常使用意象,这些意象是其生活经历和情感的反映和写照,通过分析彭端淑诗中常用意象的类型和内涵,可以更好地理解彭端淑诗歌中抒发的情感。

[关键词] 彭端淑;诗歌;意象

彭端淑,与张问陶、李调元并称为“清代四川三才子”,是蜀中知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,平生创作诗歌八百余首,但刊行传世者仅三百余首。彭端淑诗学汉魏,诗风厚重,在诗歌创作中常通过意象来抒发情志。

(一) 雁

大雁随季节变换而迁徙,雁的意象,在彭端淑诗歌中,一是代表季节的更替,每到秋天,常常能看见天空有成群的大雁向南飞翔。“万里碧天空,雁鸿争得路。”(《和家湘南陶然亭宴集韵》)这句诗就是以雁群争先恐后的迁徙来象征季节更替,时光流逝。二是代表故土之思,每至秋季,大雁南归,总能唤起游子的乡愁。“清光凝皓魄,鸣雁度中宵。……有客怀相思,茫茫万里遥。”(《月夜闻雁》)“数声嘹唳云间雁,一望苍茫野气昏。……怀人每忆江枫案,触目深悲旅客魂。”(《和落叶》)诗人常常借雁抒情,表达自己惆怅的思乡之情。三是代表思人怀远之情,古人相信鸿雁能传书,雁的出现就意味着可能会有亲朋好友的消息,大雁飞过,容易勾起对远方人的思念。“三秋雁向何方至,一纸书从故友传。”(《寄江东王鹤书》)诗歌写到鸿雁传书,重得故友音讯,表现出对友人的思念。

(二) 猿

猿频繁在彭端淑的诗歌中出现,猿的意象大致有两类,一是代表凄楚悲凉,突出表现在以猿啼渲染离愁哀思,营造凄凉氛围。如:“何处最悲苦,猿啼三峡月。”(《哭送杜羽丰旅榇归里》)“放舟三峡月,猿声断客肠。”(《北风》)“闻猿曾不寐,忆泊巫山情。”(《月夜放舟羚羊峡》)“猿声天半落,头白早如霜。”(《发宜昌》)“远岸猿啼三两声,江水无情暮山紫。”(《上滩谣》)“况复多猿猿,哀鸣使人悲。”(《马道》)二是以写猿踪,表现此地荒凉少人烟,或形容山崖高奇险峻,因猿性机敏,生活在深山野岭,善于攀缘,能到人迹罕至处,如“苍藤挂猿,古木藏鸱。”(《金牛峡》)以猿在两岸的跳跃攀缘表现的金牛峡的险峻与荒无人烟,又如“峥嵘不假凡木生,猿猴欲度愁上下。”(《七星岩》)猿善攀爬,可以在高山峻岭间飞奔、在险崖峭壁上来去自如追逐嬉戏,而七星岩的高峻,竟然让猿也不能肆意腾挪攀爬,衬托出七星岩的险峻不凡。

(三) 舟船

彭端淑在仕宦途中,长期以船为交通工具,又喜爱与朋友相约泛舟,可谓与舟船有缘。在他的诗文中,出现了相当多的舟船意象,这些意象大致可分为五类:一是以舟代闲适逍遥的赏玩山水之乐,彭端淑常与友人相约江上泛舟,羁旅中也长期靠船出行,遍览了祖国的山山水水,面对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,不由心旷神怡。“秋江夜月照江明,夜半舟人棹月行。”(《罗定舟中夜月即景》)诗人月下乘舟而行,月照清江,江映月影,舟在江中行,柔和的船桨轻轻划破江中的月影,营造出一幅美丽的月夜泛舟图。又如:“维舟绿柳岸,缓步散清风。”(《舟行晚步》)系舟于杨柳岸边,在清风中漫步而行,表现出生活的闲适与水边的宁静。二是以舟表现离愁别思,舟行万里,载着游子远离家乡,告别朋友亲人,面对离别,人总是容易生出千般愁绪,忧思难解,舟便承载了离人的愁思。如“孤帆从此去,万里为谁

思。”(《江边别舍弟仲尹》)彭端淑与孪生兄弟彭肇洙感情深厚,离别之际,依依惜别之情跃然纸上。三是表现飘零孤寂之感。只身飘泊异乡,乘一叶小舟,穿行在苍茫的天地间,内心极易生出孤苦之感。如“原野何萧条,孤舟向西发。”(《遣怀》)诗人以孤舟为喻,表现自己的孤寂飘泊感。四是舟代表着勇敢拼搏之意,船只航行途中,常常需要应付急流险滩,有时还要逆水而行,才能顺利到达彼方。人生就如行舟,要勇于拼搏,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。彭端淑常常在写舟船的句子里流露出要勇于前行的精神,如“朝别大云楼,轻帆上急流。”(《苍梧道中》)“十里溯洄上,千帆逐次开。”(《渡河》)五是舟船的停滞不前行,暗指生活上或情感上的不顺利。船是一种水上交通工具,如果船只滞留,就发挥不了交通工具的作用,旅途必然受阻。彭端淑诗歌中的船只不行,都与表现个人生活或情绪的波折有关。如“碎石如星布,沙浅滞行舟。”(《阳江舟中》)此时他刚到广东上任不久,诗歌写于出使广西途中,广东留下的积案如山,急待处理,他归心似箭,却遇见舟行受阻,忧心如焚,这种懊恼的境遇就如同他抱着一颗积极的爱国爱民之心入仕为官,然而面对的是官场黑暗,吏治废弛,个人之力无力改变社会现实。又如“水涸舟不行,萑萑万里道。”(《途中哭兄》)彭端淑辞官返乡,长兄彭端洪自蜀中老家来接他,却病逝于归途中,水涸舟行不前,骨肉亲人离世,家乡万里之遥,对着茫茫天地,诗人心中彻骨的悲凉。

(四) 松竹梅兰等

彭端淑诗歌中梅、兰、竹、菊、松等形象,有着特定的思想和内涵,在古典诗歌中,这些植物常常与文人君子间存在比德关系,成为高风亮节的象征。在彭端淑的诗歌中,它们也象征着高尚的品格,“菊淡无言应似我,兰香可佩复贻谁。”(《秋日种花官署寄仲尹弟》)“菊淡无言”,菊花淡雅清逸、傲然独立,有花中君子的风范。这句诗以菊自喻,表明自己在经历了宦海沉浮后,已于人生得失看得很轻,宁愿洁身自好,修养心性,抛却尘世名利。这时的菊是一种超越名利的文化意象,菊的品格就是文人逸士的人格理想。又如“幽兰似幽人,芬芳世所爱。”(《咏兰》)兰花也是长期受文人歌咏称颂的君子之花,代表着孤傲高洁的君子之风,是文人们的重要精神寄托,由此,彭端淑认为,有着幽兰一般高尚的德行、品质、操守的“幽人”,是儒家思想道德标准要求下的典范人格。

彭端淑受中国传统审美体验的驱使,在诗歌创作中使用的意象类型较为固定,意象内涵较为明确,未有独特的富于个性色彩的意象,分析彭端淑诗歌中的常用意象,可以发现彭端淑诗歌意象多有悲凉色彩,是彭端淑人生多舛经历的反映。

参考文献

[1] 李朝正,徐敦忠.彭端淑诗文注[M].巴蜀书社,1995.

[2] 李朝正.深沉悲惋的情调 鼎盛时期的哀音——彭端淑诗歌创作轨迹检视[J].社会科学研究,1995(1).

[3] 敏译.中国古典意象论[J].文艺研究,1983(3).

作者简介:

张敏(1983.11—),女,汉族,四川泸州人,讲师,文学硕士,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。